

从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入手，综合考察六十年的艺术探索与变革；从

具体文本出发，展示改革开放年代

的世相心态，通过都市小说、散

文化小说和寻根小说的分析，论述

了作家对传统精神的继承；通

过对女性主义、现代主义等写作思

想及手法、技巧的表现，论述

了当代作家对西方文学学习和借鉴

的总体风貌。

探讨艺术的文学当代

张学军 著

I206.7
453

从当代文学和学术的综合
考察六十年的艺术探索与变革；从

具体文本出发，展示改革开放年代

的世相心态，通过对市井小说、散

文化小说和寻根小说的分析，论述

了当代作家对传统精神的继承；通

过对女性主义、现代主义等写作思

想及手法，在作品中的表现，论述

了当代作家对西方文学学习和借鉴

的总体风貌。清一色的“中国风”，

显示了当代文学的

张学军 著

当代文学中的艺术探索与变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探索 / 张学军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02 - 007607 - 9

I . 中… II . 张… III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975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董文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 - 7 - 02 - 007607 - 9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化的艺术实践	1
一、孙犁：时代风云中的清新诗魂	1
二、刘绍棠：北运河畔的田园牧歌	10
三、从维熙：坎坷道路上的人性光辉	16
四、郭澄清：抗日烽火中的大刀魂	24
五、赵德发：咸而能谐的悲剧人生	31
第二章 改革年代的世相心态	40
一、《钟鼓楼》的市民文化心态	40
二、《商界》的商品经济剖析	56
三、《大上海沉没》的警世钟声	64
四、《蓝眼睛·黑眼睛》的大学校园风景	75
五、《人间正道》的英雄谱系	80
第三章 传统艺术精神的继承	93
一、市井小说的美学品格	93
二、散文化小说的艺术精神	105
三、寻根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	117
第四章 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	128
一、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	128
二、21世纪初的先锋写作	151
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164
第五章 妇女解放与女性写作	172

一、妇女解放道路上的新形象	172
二、女性写作中的主流叙事	185
三、女性意识的自觉	198
四、女性文本的建构	216
第六章 创作个性的追求与艺术变革	231
一、社会解放与文学创新	231
二、艺术形式的借鉴和探索	239
三、传统审美意识的复苏	257
四、艺术观念的变革和更新	269
后记	287

第一章

民族化的艺术实践

一、孙犁：时代风云中的清新诗魂

孙犁（1913—2002）的小说以浓郁的诗情、清新俊逸的格调，在新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这种风格的形成同他的艺术追求是分不开的。他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① 这种艺术追求渗透在他的每一篇小说创作之中。

孙犁的小说着重发掘新的时代氛围中的生活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并把这种美赋予了诗意化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与废名和沈从文的“田园牧歌”风格的承继关系，但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废名和沈从文追求的是世外桃源中返璞归真的人

^① 《文学和生活道路》，《孙犁研究专集》第 163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情美和人性美,是具有朴素道德的人性,是古朴的乡土诗情,带着向往氏族社会纯朴遗风的社会意识。而孙犁的作品则是注入了新时代的民族抗战内容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当然,这种具有新时代内容美的创造,并不是靠贴政治标签和抽象的政策图解来获得的,而是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捕捉农民群众闪光的思想火花,并使之升华为艺术美的;也不是靠选取重大的题材来完成的,而是从儿女情、家务事、平凡的生活中,来表现时代精神、社会生活内容和人物精神风貌的。把时代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注入富有生命力的形象体系中,来凸现新时代的生活美、人情美和人性美。使小说既具有丰厚的生活实感,又在时代风云变幻之中跳荡着清新优美的诗魂。

孙犁的成名作,也是荷花淀派代表作的《荷花淀》的题材,是抗日根据地常见的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活,但作者的才华却在于从这平凡的题材中展现出一个充满人情美的诗意图世界。小苇庄的游击组长水生和村中几位青年报名参军,当他回来向妻子说明当前的严峻形势,明天就要到大部队,自己是第一个报名的时候,“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篾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并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作者对人物言谈举止的微妙变化所反映出来的心灵震颤,有着细致入微而又真实传神的把握。在妻子带有些许嗔怪和嘲讽的语气里,蕴含着夫妻恩爱难舍难分的情意。家中有老有小,什么事都要操心,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她默默地把家庭的重负挑在自己肩头。但是,她也需要理解:

“你走,我不拉你,家里怎么办?”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一个即将奔赴疆场杀敌的热血男儿，一个贤慧明理的水乡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没有眼泪和悲伤，没有难舍难分的卿卿我我，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是那样质朴平静，而感人至深的人间亲情却在默默地交流，心有灵犀、相互理解，蕴含着不尽的情韵，显示出水乡儿女的真实本色。

《嘱咐》可以说是《荷花淀》的续篇。离家八年的水生，已是八路军的副教导员，如今又踏上了故乡的热土。作者并未在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上着墨，而是落脚于情感的展现，包括对冀中水乡的乡土情感和对亲人的人伦情感。当水生请假回乡探亲的时候，当八年来梦绕魂牵的故土和亲人即将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家对他不是吸引，却是一阵心烦意乱”。患有哮喘病的父亲是否健在？尚未见面的孩子如今怎样？家里的房子是否被敌人烧毁？种种牵挂和要探寻究竟的急切心情，化作一种沉重的压迫，困扰着这位南征北战的军人的心。此之谓“近乡情怯”也。当自己的女人突然看到水生时，“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搭搭地哭了”。进屋以后，女人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两眼泪水笑着说：“来，这就是你爹，一天价看见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现在回来了。”说着已泣不成声。借孩子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是中国妇女传统的行为方式。多少难言的辛酸，多少不尽的思念，多少意外的欣喜，尽在这朴实无华的语句中。读至此，谁能不为之心动。八年来，她在潮湿闷热的高粱地里，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中，在耿耿难眠的长夜里，无不思念着远征的亲人，曾一次次地编排着

要向丈夫诉说的话语。但当丈夫来到身边以后,她并没有宣泄自己的难处,而是讲述了去世的爹的艰辛,让丈夫到爹的坟上看看。第二天,她驾着冰床子送丈夫重上征途,临别前,她忍着眼泪笑着说:“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这是她给丈夫的唯一嘱咐。同《荷花淀》中的送别场面相比,她显得更加坚毅。这就是根据地农村妇女的胸襟和气度。正是这样的农民群众支撑着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也是我们的民族之所以不能被征服的伟力所在。从《荷花淀》到《嘱咐》,孙犁从人物的情感层面切入,展现出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完成了对人物的情感和心灵的诗意图造。

如果说《荷花淀》和《嘱咐》从人伦亲情服从于民族大义中显示出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话,那么在《碑》中则以沉郁悲壮的诗情,描绘出威武不屈的民族精魂。滹沱河边的赵老金,在一个朔风呼叫的黑夜把李连长的一个小队渡过河去。第二天清晨,这队八路军被敌人三面围逼到河堤上,他们且战且退跳入结了薄冰的河中。赵老金冒着生命危险救回了两个战士,其他同志却被冻得失去知觉而沉入河底,只捞回了李连长的一条空子弹袋。但是,赵老金每天都到战士们落水的地方去撒网,直到坚冰封河以后,仍然携带着一柄木槌,砸开冰面,轻轻地撒网。“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

那浑黄的水,那卷走白沙又铺下肥土的河,长年不息地流,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一幢纪念碑。

悲壮沉郁的诗情,凝固为汲取英魂伟力的丰碑。在这座丰碑之中,蕴含着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坚毅执著的民族精魂。这是任何敌人都不可小觑的力量。

孙犁的大部分小说都取材于战争年代。在当代小说创作中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并不鲜见。峻青善于通过紧张、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来表现根据地军民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的献身精神。王愿坚则是把人物放到形势极端严酷的情况下,来表现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而孙犁小说的独特贡献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写战争风云,善于抓住战斗过程中某些鲜亮的环节加以突现,使小说充满了纯朴明净的诗情。《芦花荡》写的是一个为游击队跑交通的老船夫戳敌复仇的故事。老人驾船护送两位少女到苇塘疗养,通过敌人封锁线时,敌人的枪弹击伤了大菱,这位老人怒不可遏,立志复仇。第二天中午,老人采摘了一捆鲜美的莲蓬放在船头,把小船撑到日寇洗澡的地方,剥着莲蓬,引诱敌兵进入预先设好的钩子阵中,鬼子兵鬼哭狼嚎,老人“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作者并没有渲染战斗激烈紧张的气氛,而是在老人面对仇敌时从容不迫的情态上着墨:一叶小舟轻荡,一捆莲蓬飘香诱敌,水底布钩为阵……在这充满田园诗般的画面里,在老人犹如撒网捕鱼的悠闲心情中,蕴含着将仇敌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从容自信和对日寇的极度蔑视。血肉横飞的战斗场面,诗化成清新淡雅的水墨画,而老人的机智镇定和美好家园不容践踏的凛然正气却在这画面中升腾而起。

《风云初记》(全书共分三集,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 年初版,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初版,第三集与前两集合编由作家出版社 1963 年初版)是孙犁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从抗战爆发到 1940 年百团大战期间滹沱河畔的战争风云。但是作者并没有去展示那炮火烟尘中短兵相接的厮杀场面,也没有紧张多变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而是以散文化手法,从容不迫地信手拈来一个个生活片断,描写出一个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抗

战中的心态和表现,创造出一个个情景交融、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真实地反映出抗战初期的时代风貌。小说围绕着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条主干,安排了春儿和芒种的爱情线索。他们在抗敌斗争中建立了爱情,又在共同的斗争中成熟起来。春儿鼓励芒种参加抗日队伍,组织妇救会为战士做军鞋,参加阻遏敌军的毁路工作,协助女县长擒获装神弄鬼、蛊惑人心的不法之徒……在战火中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在故事的演进过程中,作者常常插入一些抒情和议论的段落,来增加作品的诗情。如当春儿作为民运组成员随部队走遍了冀中大地时,作者写道:

亲爱的家乡的土地!在你广阔丰厚的胸膛上,还流过汹涌的唐河和泛滥的滹沱河。这些河流,是你身体里沸腾的血液、奔走劳作的动脉,是你的奋发激烈的情感,是你生育的男孩子们的象征。你的女儿是沉静的磁河和透明的琉璃河。她们在柔软的草地上流过,娇羞得不露一点声色,她们用全身温暖着身边的五谷,用乳汁保证了田园的丰收。她们摇动着密密的芦苇,漂载着深夜航行的小船,她们给了人们多少慰藉和恩情啊!看见她们,就看到你的美丽,也看到你的孕育的伟大和富庶了。

这是春儿转战冀中亲身感受的内心独白,也是作者在情节发展中抑制不住的激情的自然流露。这段犹如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的抒情段落,把对故乡对祖国深深的爱恋之情和对美好的家园不容日寇践踏的坚定信念,交织成一首浓郁的抒情乐章。

孙犁特别善于刻画各种各样的农村青年妇女形象,他笔下最精彩的人物是一些真诚、纯朴、聪慧而又带有几分灵性的少女少妇。孙犁曾经说过:“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

我想，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的新生解放，也就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而一切斗争，一切生活里都有她们参加的缘故。”又说：“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里，有多少妻子送走丈夫，多少母亲送走儿子，担负起养家度日和教养孩子的责任；在敌人疯狂‘扫荡’的年月里，青年妇女携儿抱女，扶持公婆，在风霜雨露里逃难；在饥馑的年月里，她们组织互助生产，度过灾荒；她们机杼不停，怀念在远方征战的亲人；她们抬担架，做军鞋，看护伤员，掩藏战士；她们在敌人汉奸面前宁死不受辱；在土地改革运动里，坚定立场，破除封建的情面。”^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犁以崇敬的心情，清新优美的文笔抒写出一曲曲农村青年妇女的颂歌。

孙犁在塑造农村青年妇女形象时，并没有像王愿坚的《党费》那样，把人物放在残酷的环境里来刻画她们的性格，而是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捕捉她们流贯于生活过程中的言笑举动，来显现她们将柔情和刚毅糅合在一起的气质。《吴召儿》从“民校”、“向导”、“神仙山”、“姑家”、“截击”几个生活片断中，描写了一个天性活泼、热情爽快、勇敢坚毅的农村少女形象。在反扫荡中，吴召儿作为向导带领一队干部到神仙山坚壁。在路上，她飞石落枣的天真活泼，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的矫健敏捷，在姑家剖倭瓜时的热情爽快，在截击敌人时的机智勇敢，无不栩栩如生。《山地回忆》中的妞儿在河边与洗脸战士的争执中，伶牙俐齿，咄咄逼人。可是当她看到战士在冬天仍光着脚时，又心疼地要给他做袜子。其诚恳热情、纯真爽朗的性格跃然纸上。此外，《采蒲台》中的小红、《浇园》中的香菊、《藏》中的浅花、《光荣》中的秀梅、《村歌》中的双眉、《铁木前传》中

^① 《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孙犁文集》（四），第2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的九儿、《风云初记》中的春儿等形象的刻画,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动里,来表现她们美好的心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的。贯注于这些形象之中的共同精神特征,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对新生活的坚定信心。孙犁说过:“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我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① 孙犁以崇敬的心情,赋予他笔下的少女少妇们一种热情欢快、自然质朴的禀赋。她们像淀水一样明澈,像荷花一样妩媚,像山石一样坚毅,在新文学的人物画廊中熠熠生辉。

孙犁对新时代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诗意图表现,对战争风云谈笑从容的描绘,对热情欢快的青年女性的刻画,使他的小说具有诗意图盎然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一艺术个性的获得,同他的气质禀赋、审美趣味有着密切的联系。孙犁曾说过自己的艺术渊源:“一个人爱好什么,大概他就接近什么。我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和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我喜欢他们作品里的那股浪漫主义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于美的追求。我也喜欢契诃夫,他的短篇写得又多又好,他重视单纯、朴素、简练、真挚,痛恶庸俗和做作。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鲁迅,我们这位前一代的伟大作家。”“鲁迅的小说《故乡》、《药》、《孔乙己》、《社戏》、《祝福》、《风波》以及《野草》、《朝花夕拾》那些散文集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非常注意他的抒情方法,叙述和白描手法,特别是他作品中的那种内在精神,对人生态度的严肃,和对他的人物命运的关注。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在人物身上倾注了那么多那么深的感情。”^② 在古典文学中,

^① 《文集自序》,《孙犁研究专集》第1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 转引自吕剑《孙犁会见记》,《孙犁研究专集》第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他推崇柳宗元和欧阳修的文章,他认为:“欧阳修的文章,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及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而留下的印象,比大声喧唱者,尤为深刻。”^①他推崇《聊斋》的“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之强,无以复加的简洁精炼”^②。他更钦佩《红楼梦》塑造人物的能力和达到极高境界的文学语言。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孙犁对中外古今作家作品的评价,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与他相接近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表现方式。孙犁的才情不是表现在笔力雄健、力透纸背、浑厚凝重上,而是体现在婉约轻柔、情韵真纯上。所以,浪漫的诗情,平易亲切的日常生活的描绘,短篇小说的格局是孙犁最为得心应手的表情达意的方式。

孙犁晚年的小说,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纯净明快的诗情画意,而充满了历尽劫难和生活沧桑的万般感慨和思虑。199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芸斋小说》,在这部小说集中,他开始正视现实中的丑恶,揭示出“文革”中的种种灾难。他在小说《心脏病》中说,那场“文化大革命”“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对一切丑恶,采取了鲁迅式的,极其蔑视的态度。”他在《芸斋小说》中用将近一半的篇幅去描写“文革”,通过对那些令人不快的人和事的展示,反映出他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思考。还有一部分作品是通过追忆往昔的经历和见闻,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亡人逸事》是对患难与共几十年,已经作古的妻子的无穷追忆。《幻觉》描写了他第二次婚姻的一些不如意的生活片断。《无花果》记述了正值壮年而又身患重病的他与一位

① 《欧阳修的散文》,《孙犁研究专集》第58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 《关于〈聊斋志异〉》,《孙犁研究专集》第5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农村姑娘未能开花结果的恋情。《忆梅谈〈易〉》是他对在延安时期一段恋情的追思。这些小说弃绝了过去的对生活的幻想和美化的诗意图，而是充满了对青春年华的无穷眷恋和对往事的追悔。但是，仍能使人想起他早年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虽已失去了往昔的欢快明净，增添了暮年的孤寂与苦涩，然而在叙事上依然有着早年的平静和淡雅。

二、刘绍棠：北运河畔的田园牧歌

刘绍棠(1936—1997)于1952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红花》、《青枝绿叶》使他一举成名。第二年《青枝绿叶》就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195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专心致力于创作，第二年申请退学，经高教部批准，北大仍保留学籍，到《中国青年报》社从事专业创作。后来陆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私访记》，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儿童文学作品选《瓜棚记》。1957年因发表《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论文和两篇针砭时弊的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文坛。

此后，刘绍棠曾在京郊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劳动。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文革”开始后，避乱回乡，在乡亲们的爱护和救助下，使他免遭批斗，并写出了作品。1979年重返文坛以后，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如井喷之势一发而不可收，出版了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野婚》、《七十二乡女》等，小说集有《刘绍棠小说集》、《刘绍棠中篇小说集》、《蛾眉》、《鱼菱风景》、

《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刘绍棠小说选》等，并有文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等。

刘绍棠早期的作品师法孙犁，写得明净轻灵、单纯质朴。主要是以满腔的热情来描写社会主义开创时期农村生活的新气象，歌颂了在农业集体化道路上，新一代农民的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他善于运用多重对比和景物映衬的方法，来表现人物的心灵，刻画农民不同的性格。《摆渡口》通过俞青林和王福亮等在摆渡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展示出俞青林大公无私、急人所难的高贵品质，批判了王福亮等趁火打劫、自私自利的思想。《青枝绿叶》通过单干户满囤嫂和互助组的永春嫂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生活的比较，以及满囤与互助组在粮食生产上的竞争，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大青骡子》描写了饲养员桑贵老头精心照料社里牲畜的故事，表现了他爱社如家的品质，同时也批评了他的亲家婆占社里便宜的落后思想。《中秋节》通过先后入社的两位老人埋、挖界碑的故事，表现了他们对于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信心。《瓜棚记》描写了秋收搞技术革新为集体服务的故事，展现了农村少年崭新的精神风貌。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描写了运河滩上的山楂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多的巩固和发展过程，写出了在这一过程中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刻画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关心集体的年轻共产党员春枝、春宝，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的银杏，急性子的张顺，倔强执拗的长寿老头，基层干部俞山松、刘景桂等，都真实生动，栩栩如生。小说还特别注意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对福贵老汉复杂心态的描写，展示了他入社以后，从怀疑到坚定地走集体化道路的转变过程。热恋中的俞山松和春枝、春宝和银杏的微妙心态，也刻画得细致入微，真实可信。美丽的田园风光和人物的优秀品德交相辉映，

充满了诗情画意，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些早期的作品虽然有着欢快明朗的格调，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但不免流于表面化和浮浅。萧殷曾指出过刘绍棠早期小说的局限：“作者仅只注意景色、场景，以及某些生活细节等表面现象的感受，是不够的；应当把‘触角’首先深入到生活深处，深入到矛盾的根基里，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里去；只有这样，艺术的感受力才能得到正当的发挥，蕴含在生活里面的复杂多彩的血肉内容，才有可能被更好地揭露出来。”^①

进入新时期后，刘绍棠重返文坛，提出了“乡土文学”的主张。多次申明自己决心致力于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中国气派，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乡土文学。他曾讲到他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原因：

一、我在我生身之地的弹丸小村，先后生活了三十年以上，是个土著；土生土长所形成的土性，使我只会写土气的作品。

二、在这三十余年中，童年遭遇的三灾八难，是乡亲长辈们使我死里逃生；二十一岁以后经历了艰难坎坷的漫长岁月，是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扶危济困，我才大难不死。家乡是我的生身立命之地，乡亲们待我恩重情深。感恩戴德，我不能不满怀孝敬之心和报恩之情，描写和讴歌我的乡亲乡土。

三、我了解和熟悉我们那个小村的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不仅了解和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和熟悉他们的性格心理，以及只属于“这一个”的语言。

四、我了解和熟悉京东北运河两岸的历史、地理、风俗、习

^① 萧殷《要更多地和更深地理解生活——评刘绍棠的小说》，《文艺报》1956年第18期。